

玉林市文史資料



政协玉林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年十月

13

玉林市文史资料

第十三辑

政协玉林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年十月

目 录

- 震撼鬱林的周彩观起义及其在大成国旗帜下的反清斗争 罗 云 (1)
1945年兴业县大清乡与龙腾江被捕记 吴以英、吴学明、覃建文 (14)

经济史料

- 玉林自来水厂厂史 梁苏芬口述、李雅德整理 (18)
广西民办鬱陆汽车路概况 陈绍前 (22)
解放前兴业县农村的制硝工业 覃义炯 (24)
民国时期鬱林商业和各行业摆卖的散布情况 周践漠 (27)

文教史料

- 鬱林私立晴川初级中学史略 陈二芳、牟甲鉢、牟甲龙、牟启勤 (33)
解放前鬱林各私立中学概况 陈玉生 (39)
“文革”前小平山乡办新学及文化事业发展情况 陈衍英 (44)
回顾 1941 年鬱林青年补习学社 律 音 (51)
私立扶康中学演戏筹款建校内幕 朱朝圣、周卧痴 (57)
鬱林的第一个粤剧团“陈慎南全女班”史话 周贤鉴 (59)

历史人物

- 彭言孝其人及其事 陈彦久 (63)
关于黎仲丹及其招抚贼帮二三事 覃建文 (67)
吴伟略历史的点滴 吴以英 (72)
周焕然与一小 周贤鉴、周擎天、袁承法、吴承勤 (75)
周嘉志二三事 郑茂勋、陈衍英 (86)

文史拾零

- “励智谜风社”简介 黄书标 (90)
趣联三则
1.名山戏台对联 李凤墀 (96)
2.庆祝抗日胜利演戏对联 李凤墀 (96)
3.蒲塘人民戏嘲国民党官员联 李雅德 (67)

补充更正

- 《解放前鬱林春节的风俗习惯》的补充更正 袁承法 (98)

更 正

- 1.关于第十二辑载“梁朝现在鬱林干的几件坏事”
一文中错误的订正 (101)
2.关于第七辑载“解放前夕省鬱中学生运动片断”
一文中错误的订正 (101)

震撼鬱林的周彩观起义 及其在大成国旗帜下的反清战争

罗 云

清朝咸丰二年（1852），鬱林州北部扶康（今蒲塘、高峰、沙塘、北市、小平山等乡镇）一带爆发了一场以周彩观为首的农民武装起义，队伍众多，声势浩大，战斗频繁剧烈，前后持续了十多年。他们控制的地区，除了政治经济中心的蒲塘圩屡得屡失之外，北至高峰，沙塘、大洋，南至洛阳化寿，东至北市、小平山，西至山心等地。“……三十里内转洪蓄发者至九十六村之多①”。

（一）周彩观起义前的社会概况

为什么周彩观的武装起义能持续十多年来？这就不能不从1840年鸦片战争谈起。鸦片战争失败，清政府向英国侵略者屈膝，割地赔款。巨额的赔款几乎全部转嫁到农民身上。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人民缴纳不起，官府催逼、关押、拷打，无所不用其极。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曾国藩1850年就说过：当时“吏役四出，昼夜追比，鞭扑满堂，血肉狼藉。”

鬱林州北蒲塘、沙塘、高峰等地，土地贫瘠，农田缺水，十年九旱，收成极少，农民生活十分贫苦，加上土地

兼并惊人，地主恶霸利用土地进行残酷剥削。蒲塘著名的大地主有石山坡的肖承宣家族，北市有善文村甘善堂家族，高峰有麻畲村罗氏家族，小平山有枫营井坑陈三十。邻县桂平有罗播李念九家族和南乡韦尚德家族。其中石山坡肖承宣家族和南乡韦尚德家族曾向清廷报过富。这些地主家族各家每年收租谷约五百石到一万石之多，（每石折合现在一百六十市斤）。由于田租苛重，致使佃农“早禾不过十四，晚禾不过冬至”（就是说早稻收割后，除了打租，就吃不到旧历七月十四节，晚稻收割打租后，就吃不到冬至节）。债利息剥更是惊人，三、四月青黄不接，农民吃地主的谷花，到早稻收获就一石要交一石六斗，有的甚至要交二石。人们称之为吃人骨的阎王利。

官僚地主豪绅层层盘剥，农民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加上道（光）、咸（丰）年间，多次发生天灾，就使大批贫苦农民走上死亡的道路。为了求生，于是不得不铤而走险。据《鬱林州志》记载：

（道光）三十年（1850年）山崩泉竭，蝗害稼，竹生花结实。七八月大旱。

咸丰元年（1851年）春大旱，竹结实如麦穗皆枯，蝗害稼。

咸丰二年（1852年）初大雨连绵，三日大水坏屋无数。

周彩观等起义之后的几年也是灾害频仍：

（咸丰）三年（1853）年五月飞蝗蔽天。秋蝗伤禾苗。

（咸丰）五年（1855年）蝗食苗过半。

多么严重的自然灾害！但地主的租约上却规定：“不管

风虫水旱，租谷要打足十成”。当时粮价飞涨，每斗米卖铜钱四、五百文。农民靠野菜，黄狗头、硬饭、大蕨根等充饥。很多人鬻卖儿女。还有“民居人鬻于市”^②的。

咸丰元年（1851）桂平爆发了金田起义。鬱林各地农民也在酝酿起义之中。

金田起义之前，鬱林乡村纷纷建立了天地会，又名三点会。起义后称洪家，又名红家。“道光间，州中此会最多。至甲辰、乙巳尤盛，几无村不有大哥^③”。据不完全统计，从1848年至1851年广西有组织的天地会就有三十七个堂号，“少者数十人，多者三、四千人不等”。鬱林州北的贵县桥圩就有天地会首领邱二娘（女）和黄亚左、黄亚右万余人的起义。蒲塘一带更是“匪贼”频繁活动的地区。

道光末，土匪卢阿相踞大洋逼罗播村。“贼遂窜劫蒲塘”。

“王锡彬等纠党二百余，于道（光二十九年十月）二十日夜掩袭蒲塘，劫掠财物”。

“沙塘圩匪首钟玉保，劫交剪坡富户”。

“道光三十年庚戌秋八月，贵县匪首卢亚相，率党窜居蒲塘，分扰交剪坡、石山坡”。

“（道光三十年）十一月贵县匪莫十一，张亚珍纠党由大洋窜至北底圩滋扰。”

“（咸丰元年）桂平贼梁阿介犯鬱林，土贼钟玉保立友胜堂应之。陷古社、周实等村。^④”

这些农民起义队伍，“随起随灭，随灭随起”，“忽聚忽散”，“攻城占地”，“树旗称王”，“杀官留民”“放囚劫库”^⑤。他们打出“官逼民反”、“替天行道”、“劫富

“救贫”等旗号。“嗣是群贼如毛，自元年（咸丰）以后，几乎无处不为贼扰，无日不有贼来，甚且同日而两股并至者，一东一西各掠而去⑥。”

周彩观就是在“群贼如毛”的形势下武装起义的。

二 周彩观起义后的几次大的战役

周彩观（——1862）鬱林洛阳三等村人。家贫，体格魁梧，习拳棒、精武术，好打抱不平。曾做长工及织竹器出卖。时值荒年，饥寒交迫，遂同一些人商议“劫富救贫”。咸丰二年（1852）“在三等抢路霸租，建筑寨堡。咸丰四年，蒲塘一带村庄大兴拜三点会（天地会），封大哥头之风。周彩观和弟彩猷、彩宾，南坑莫云成（金瓜大），山巷塘梁老庆，柏山塘黄三大，碧梅塘梁八大、梁廿四，油麻坡何春生大，白梅杨七大，金成坡王大小骗，院垌谢五大，蒲塘周二大，大坡卢十一大，宋村陈晚，社头马天福，莫乃修，大竹根郑三安、郑汉銮，木头塘黄二大，落塘山谭日先，角坑塘李七大，北底圩（今北市圩）冯全生、谢锦大、汤邦径曲、孔阿窦，村肚甘福大，佛塘山杨老怀四、杨阿枝，湾垌张阿金、陈旺妹等纷纷参加三点会……卡路收税，凡有行客，依货抽收。

在周彩观队伍之中，莫云成是重要骨干。莫是蒲塘旺龙村南坑人。家贫，赋性聪颖，好拳术，善使刀枪。十三岁到兴业庞村替地主放牛，后卖给沙塘某姓为养子。长大后听说表兄周彩观率领农民“劫富救贫”，即返家乡，联络饥民准备参加周彩观的队伍。

咸丰五年（1855）二月，周彩观集合武装队伍数百人在洛阳圩附近的卷睡猫山上树起红旗，歃血盟誓，蓄发

反清。带队来响应的有杨老怀、莫云成、陈二大、陈阿良、杨寿昆等人。声势浩大，震动了鬱林州北。

鬱林知州刘德钧闻报，即汇集抚康团局豪绅吴兴裕、林祥材、陈之华等，亲督兵练几次进“剿”，但均告失败。

1855年8月广东天地会首领陈开率义军四万之众沿西江直上攻克浔州府城（今桂平县城）改名秀京，建立大成国。陈开称平浔王。在桂平南部大容山洞心起义的姚新昌被封为北路大元帅。九月会合贵县义军首领黄金义、黄鼎凤等攻克贵县城，声威大震。周彩观鉴于强敌屡次逼攻，于咸丰六年（1856年）二月联络陈开大军前来蒲塘，正面攻打鬱林知州刘德钧的官兵团练，一面在通往山心路上的高田、大坡西南山林设伏。刘德钧官兵从蒲塘败退，狼狈向高田大坡溃退，于是陷入义军伏击圈中，刘德钧和绅士吴兴裕，书吏谢益三、利安贞等被俘。周彩观对被俘人员，不加杀害，只“勒赎银数百两始释”。陈开当即命令黄会堂等乘胜攻入蒲塘，焚毁抚康司衙，出安民告示，恢复圩市贸易。此次占领蒲塘达数月之久。这是周彩观起义后的一次大胜利，也是大成国陈开进军蒲塘取得的胜利。从此周彩观部就成为大成国义军中的一个组成部份。这样周彩观所控制和活动的地区，也就是大成国控制和活动的地区。

以后，周彩观和大成国陈开义军曾有下面几次大的军事行动。

咸丰七年（1857）六月廿三日，周彩观协同陈开部千余攻陷州北李姓村。八月十五日周彩观部和大成国谢四部数千人又围攻蒲塘，从东门攻入圩中，巷战十分激烈。后因圩里炮火猛烈而退出。

咸丰八年(1858)二月北底(今北市圩)冯金生、彭四晚汇合姚新昌千余人围掠焚杀上宿下宿村，迭攻州垌不入。三月廿三日周彩观和刘阿乌部一千五、六百人进攻蒲塘，巡检龚朝琯连夜出走，周彩观二次攻占蒲塘。同年八九月间周彩观与蒲塘士商发生争执成仇，另设一新圩于百山塘村尾，命名为泰盛圩。后经官断定：寅、申、己、亥日为蒲塘圩期，辰、戌、丑、未日为泰盛圩期，后因泰盛圩，每圩的青菜都卖不了，所以群众改称为菜剩圩。周彩观在该圩开设赌博，抽收捐税。

咸丰九年(1859年)二月，冯金生、莫云成联合大成国北路大元帅姚新昌部共二千余攻克文岭、社岭等六村，攻破院底山大寨，杀死男妇六十余人，并分其田地。

同年十月大成国陈开派部将梁锡、吴贞、肖卓等率部数千攻踞石阜新村、莫村、上寨、院底山等村。周彩观十一月廿八日攻陷洋乐圩(蒲塘金山村委管)，把控制地区扩大到金山、化寿一带。同时为了截断鬱林、兴业官兵来援蒲塘之路，周彩观除了固守三等、山巷塘这些据点之外，还亲自会同姚新昌、冯金生以及兴业卢十七等部二千多人，攻破高田、大坡、腰古等八十多个村庄。之后留下山心陈四晚，龙塘基陈五等部长驻这些村的地主城寨，作为姚、冯等部过往住宿临时营地。此次胜利，大成国平浔王陈开派周彩观为陆路后营大将军，其弟周彩宾、周彩猷为左右先锋。

自从攻破院底山之后，贵县大成国隆国公黄鼎凤、张南福等部一万多人，把抚康司巡检重重包围于蒲塘，眼看即将攻陷。于是清政府紧急传令沙塘及贵县、木梓、木格等地官兵团练前来解围，但被义军伏击截杀而大败。义军占据良班塘、木爽塘两寨，在田中用竹篓木棚筑营四处，以数百斤

重的大炮环攻蒲塘东门处的石壁庄。蒲塘士绅纷纷逃往鬱林州城，哭请出兵援救。

鬱林知州邹德润得知蒲塘危急，十月不得不从容县征“剿”范亚音的前线撤军返鬱。雇请成勇，坡勇七百，加调靖北，卫良团练一千三百人以及客勇二百多人，急往蒲塘作战。当时义军围攻石壁庄不下，转攻蒲塘。不料十五夜已潜入蒲塘的成勇、客勇由南闸突出夹击，义军只得退走东闸，各勇又从东闸抄出截击，义军不支退奔良班塘，勇练遂乘势攻入田间四个堡垒，焚毁篷棚，解了石壁庄之围。义军守的院底山，三十日亦被官兵团练攻陷。此次大成国义军牺牲颇大。余部只得向贵县、桂平撤退。

经过几年的征战，清政府除了出动正规官兵镇压外，还运用了一套镇压义军的办法，就是建立地主阶级的团练武装。咸丰九年（1859），鬱林州北各村纷纷成立团练，作为镇压义军的武力。当时岭头堡（今高峰乡一带）成立远治团与旧有的平山堡卫良团，独帽堡党州甲的靖北上下团共联为合清大团，内联有桂平县的安良、正谊、桂安三团。由交剪坡团总监生刘振声统一指挥。另外卢塘堡（今蒲塘镇文岭村），又成立太平团，龙平堡（今小平山乡枫营一带）成立正心团。合新立的太平团、正心团与旧有的蒲塘和衷团及小团十多个，共联为和平大团。这样结成了强大的豪绅地主武装，实行统一指挥互相救助，共同作战的策略。可是活动在鬱林州北一带的各部义军却因领导松散，作战频繁，军需饷械供应不上，最后竟被有统一指挥的清军和地主豪绅的团练所击败。

周彩观的据点是洛阳三等村，曾在新桥头筑一堡垒，作

为指挥机关。当时附近二十多个村庄有一千多武装作为基本队伍。姚新昌、冯金生部的二千多武装分驻泰盛圩和蟾蜍岭各处，并由本地的义军首领何春生和博白王十九率领的七八百武装共同防守。咸丰九年十二月初三日塘蒲团总张华国等同沙塘团总梁俊挑选北勇进驻新村，携火炮出击，博白王十九中炮牺牲，先锋覃八阵亡，于是军心动摇。驻守泰盛圩的义军又因混入内奸，与已向官军投降的李四串通，在夜间偷袭，焚圩开闸，泰盛圩随即陷落，所有店铺房屋均被洗劫焚毁。咸丰十年（1860年）正月十一日团练攻破山心瓜车村两大寨，乘胜攻破蟾蜍岭、山儿村、咸鱼岭、甘棠村等地。当时周彩观亲往油麻督战，后方空虚，被叛徒李四乘虚攻入新桥头，附近各村亦被陆续攻破，形势十分危急。于是十九日周彩观派人前往贵县请兵援救。大成国定远侯覃七，大将军梁瑞荣当即率领武装三千赶来，进入沙塘张村，攻破双峰村，进攻罗村，与当地官兵团练发生激战，梁瑞荣阵亡。廿四日被迫撤退，支援没有成功。二月十九日大成国陈开派大元帅朱东、冼搢、刘仁茂等率部五千攻打马村，被官兵团练内外合击，又被迫撤退。由于援军受阻，周彩观兵力单薄，他驻军的油麻坡大寨被清军和团练攻破，周彩观、彩猷仓惶撤出。接着山巷塘等五村亦被官兵攻占，形势急转直下。

在清军团练势大，周彩观等部战败，大成国援军不到的情况下，队伍里出现了动摇的、逃亡的、叛变投敌的。莫云成就是叛变投敌者之一。他自动向清政府投降，并威迫南流等六十四村转白投降。邹德润知州实行以“匪”击“匪”的狠毒措施，立即派莫云成，李五等挑选投诚村壮勇五百名追

击周彩观。三月初一日攻破龙塘基、沙梨、金城、木头坑等村。周彩观的据点三等村亦于十五日被攻破，全村被焚毁。十八日攻破新桥头城堡，周彩猷、张九、冯金生等牺牲。官兵把周彩观的祖坟也掘毁了。从此莫云成与周彩观由表亲变成了仇敌。周彩观骂莫云成：“有你莫大，就没有我周彩观”莫云成骂：“有你周彩观，就没有我莫大”！至今蒲塘人争吵时还常常骂这两句话，表示势不两立。

周彩观三等据点失陷后，转移到蒲塘东边的文岭一带掩蔽活动。但自咸丰十一年（1861年）浔州府城被清军攻陷，七月大成国平浔王陈开牺牲之后，鬱林州北的革命形势也就随着转入低潮。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周彩观牺牲，同治二年九月他的母亲妻子均被清军杀害，房屋被铲平。清政府宣布永远不准复住，田地被没收充公。

莫云成降清之后，在围剿周彩观等部时立了战功。以后曾攻打龙安的平宁圩和贵县大成国隆国公黄鼎凤的平天寨等处又立了战功，于是得到清政府的嘉奖。被“保赏戴花翎振勇巴图鲁”，后晋升广东高、廉、雷、罗镇总兵官⑨。据传因有人向清廷攻讦他阴谋造反，后被用毒酒毒死，结束了他始革命后叛变的一生。

（三）周彩观牺牲和莫云成叛变后的战斗

周彩观牺牲，莫云成叛变之后，余部在大成国北路大元帅姚新昌的领导下，仍在继续战斗。同治元年（1862年）六月十三日他们攻破北底交剪坡，占据合清大团团总刘振声的刘家寨。刘振声母亲、媳妇、孙女上楼自焚死，其余老少都杀光，为周彩观等报了仇。同治二年三月黄鼎凤攻占桥圩，容县范亚音的曾五部和姚新昌部攻入石山坡肖屋寨。三

月廿四日攻入蒲塘。“贼分党在蒲塘开铺为商，耕种田地，意为久住计⑩”。直至五月廿九日才撤出。同治二年(1863)十一月范亚音牺牲，同治五年(1866)六月姚新昌牺牲，战斗才告停止。《鬱林州志》说：“浔鬱两属交界数十里，荼毒几遍，且十余年，罪满而受诛，嗣是后人民始得安居矣”⑪。

(四) 周彩观等的一些政治、军事、经济措施

周彩观初时是按天地会的宗旨“反清复明”，“劫富救贫”来行事的。也传说周彩观受拜上帝会的影响，认为满清皇帝是“阎罗妖”，其下属是“妖徒鬼卒”。要求人人奋起“共击灭之”，以求达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其后在大成国的旗帜下，执行了“剿灭清国”，建立“大齐共享太平，人人安居乐业”的主张。容县范亚音部曾五围攻蒲塘时，“该逆等散布伪诏，煽诱愚民”⑫。其内容很可能是上述主张，他们做到边打仗边宣传，争取群众的拥护。

军事上周彩观初期统率三等、山巷塘各村义军建立据点，以后又在大成国的旗帜下，联合贵县、桂平、兴业，容县等处义军协同作战，这无疑是必需的。也曾采取过瓦解敌军的策略。咸丰五年(1866)高田、大坡一战，俘虏了鬱林知州刘德钧和团练头子等人，不加杀害采取缴银赎返的措施，也是瓦解敌人的良策。

经济上，周彩观曾采取：“征粮收税”、“卡路收税”的办法。“凡有行客依货物抽收”。攻占圩市之后，布告开市贸易或另立新圩开市贸易。所以曾在蒲塘北寮岭西面建成泰盛圩，“开设赌博，增加税收”。据传说莫云成则主张以抢劫或“捉人勒赎”为主。因此两人各执己见，争吵不休。最后

闹到水火不容。在土地问题上，咸丰九年二月姚新昌等攻陷院底山大寨后，曾把田地分给无地农民。这种政策，无疑也是正确的。

（五）周彩观起义为何失败？

周彩观的起义和大成国的反清斗争，都是在1851年洪秀全金田起义革命高潮时兴起的。周彩观和大成国的兴亡盛衰，都不能不受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1856年9月太平天国杨、韦内讧；1860年石达开折返广西，打击云贵，谋取四川，惨遭失败；1861年起中外反动势力向太平天国大举进攻，各地义军陆续溃灭，在这样的形势下，周彩观等和大成国义军也就很难支持下去了。

当年敌人还是强大的。清政府先后派遣楚军统领刘坤一，湘军统领蒋益沣，广西巡抚刘长佑等统率清军向浔州地区大举进攻。加以鬱林、桂平、贵县官府在镇压农民起义的多年实践中，取得了这样一套反革命经验，就是兴办团练：他们以保身家性命为号召，建立封建宗族的，地域性的地主团练武装，普遍修筑城寨，实行坚壁清野，把村庄人员，粮食物资全部搬进城寨，断绝义军的给养。各村寨在豪绅团总的指挥下，拼死坚守抵抗。当时鬱林州官曾有这样的谕令：“成立团练，各村置备器械，练习丁壮。然村自为守，声气未通，不能应时援助。至是各乡联合或数十村或百余村或二百余村共成一团，其村壮多地方阔者又于大团内乡立数小团，以期呼应易灵，明立约章，贼扰一村，左右附近村壮各自固守，用炮遥击，其十余里处之村则集练齐来攻剿。一切经费由各团于早晚两造抽收练谷，备支口粮铅。……北路和衷团、卫良团，地极边鄙，日与贼战，费尤不药此。自成团

后，贼虽来而无所掠，村练密击，不能如从前之久踞，…克复北城（即北流城），往容县西山则范亚音及剿平蒲塘一带先后贼匪，历任官皆调带团练随同攻战，实得资助”^⑬。这就是当年统治阶级对如何有效镇压义军措施的经验总结。当时团练头目都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地方豪绅，都是诡计多端或有武术的凶悍者。例如蒲塘和衷团团总张华国、北市合清大团团总监生刘振声。沙塘团总梁俊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周彩观和大成国的义军组织和领导是不够严密和统一的，是比较松散的，不易互相配合，协同作战，很多时候是各自为战，因此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加上农民的散漫性、狭隘性和自私性，内部闹不团结，甚至发生分裂。在艰危的时刻，就出现叛变投敌之徒。莫云成、李五、李四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些人叛变降清之后，清政府就迫不及待地责令他们追击周彩观，作为扑灭周彩观义军的急先锋，成为镇压义军最凶残的刽子手。

周彩观以一个贫苦农民率领鬱林州北广大农民（其中也有生员，即当时的知识分子）武装起义，初期响应天地会的号召武装起义，后来则在大成国的旗帜下，坚持战斗达十年之久，镇压了不少官僚地主豪绅，打碎了清朝官僚豪绅地主的残酷统治，推动了历史的前进，是太平天国时期反帝、反封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第一次高潮中一股汹涌澎湃的怒涛，在鬱林农民革命运动历史上是有其一定意义的。周彩观及其兄弟彩猷、彩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强大的敌人围剿中，不动摇、不投降，坚持斗争，直至最后牺牲，这种精神是十分宝贵的。周彩观不愧是鬱林近代史上一位农民革命的先驱。

1986年4月28日

附记：本文曾参考陈衍英、庞益龙两位同志提供的有关周彩观与莫云成的一些资料写成。在此谨致谢意。

注释：

- ①(《鬱林州志》卷18、58页)
- ②(《浔州府志》卷65)
- ③(《鬱林州志》卷18、1—4页)
- ④(所举例证均见《鬱林州志》卷18)
- ⑤参见《堂匪总录》《股匪总录》《平桂记略》
- ⑥(《鬱林州志》卷18、20页)
- ⑦(《鬱林州志》卷18、25页)
- ⑧(《鬱林州志》卷18、28页)
- ⑨(《鬱林州志》卷13、6页))
- ⑩(《鬱林州志》卷18、66页)
- ⑪(《鬱林州志》卷18、71页)
- ⑫(《鬱林州志》卷18、56页)
- ⑬(《鬱林州志》卷18、22—23页)